

## 七日談

(北京篇)

前幾天去郵局寄書，台階上迎面走來一位打扮入時的漂亮女孩，駝色的羊絨外套上別着一枚鑲嵌遠古饕餮森然雙目的精巧胸針，金屬冷光映着青銅的古綠，頸項上繫一條繪有黑白相間漢式雲氣紋的粉底絲巾，行走起來呈飄逸欲飛狀。好奇中抬頭一瞥，恰把女子與中國郵政門楣上的Logo框於同一畫面中。而源自西周青銅何尊銘文且融入翅膀動感造型的「中」字標識，賦予郵政服務以快捷、高效和無處不達的美好寓意。鑒於兩者皆古典文飾與新潮造型之奇妙組合的偶遇，無意中讓充滿活力的當下與遠古在瞬間撞了個滿懷，也把我眼裏的時空撕開了一道細密的罅隙，其聲音雖細若繡針刺破繃緊的絲綢，卻在心靈深處引發悠長反饋，給人以強烈的衝擊與震撼。

這些由戒備森嚴博物館「越獄」而來的古老圖形，既反差分明又顯格外諧和的巧遇，將人的沉睡記憶從線性時間塵封的靜默中迅速喚醒，掙脫「過去完成時」的語法牢籠，以「現在進行時」的方式鮮活地嵌入現實中的日常敘事，着實應驗了羅蘭·巴特所謂「符號」的意義在於編織當下的論斷。這一偶然發現，立馬激起大腦的快速聯想：類似洛陽漢墓壁畫中那象徵不朽旅程的《駟馬安車》，作為現代物流公司的標誌套印於一輛輛汽車上，在全國各地高速公路間疾馳；山東嘉祥、長清等地出土的畫像石上的《車馬出行圖》，亦廣泛應用於各種新板古文獻的裝飾圖案和文物旅遊的招貼畫上，充當着形象代言人角色；嘉峪關戈壁灘魏晉墓葬中出土的畫像磚《驛使圖》，一位面部獨缺嘴巴的驛使頭戴黑幘，身穿白袍，左手執槳，躍馬飛奔，其快馬加鞭、守口如瓶、不辱

使命的信使精神早已褪去僕僕風塵，化身為一枚輕盈圖標，閃爍在郵政儲蓄的磁卡上……它們正從歷史編年的遺跡名錄中脫穎而出，轉型為參與當下生命體驗的活態詞彙。這些古物的再利用，重塑着現代人與歷史的關係：表明時間不再是單向疾馳的箭矢，而是可供溯洄、重訪乃至嬉戲的循環之流。人們在掃碼支付、接收包裹的一剎那，便與兩千年前的「寶馬雕車香滿路」和「驛騎如星流」完成了隱秘的共振，使今人在高頻率快節奏的生存焦慮中，覓得了一方來自時間深處的「壓艙石」。

不少激進的年輕人大多厭倦老一輩活在過去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的確有大把的時光可消磨、旺盛的青春可揮灑，故而總喜歡一往無前地奔赴未來。這既會在無形中加劇經驗的碎片化和生活意義的流失，當然也是社會現代性熵增定律下無可挽回的必然耗散。此時此刻，如若將腳步稍稍放緩些，深情地回望一下歷史，固有秩序或可有效削減熵增帶來的加速度。且不論社會架構和生活習慣的延續，僅就日常裝飾而言，古典的紋樣無論是楚漆器上鈎連不絕的蟠虺紋，還是希臘陶瓶上首尾相銜的掌狀葉，其內在結構無不體現着高度的和諧、對稱與自成宇宙的完滿，它們皆是被歷史反復驗證過的高度形式化、精神化的「秩序原型」。類似漢墓中的車馬圖和雲氣紋，斧鑿般的線條或勾勒出車蓋如雲、駟馬齊驅的陣列威嚴，或幻化為一種既連綿不絕又充滿動勢的宇宙呼吸，本身便是一曲元氣淋漓的視覺禮樂，是對「秩序」的完美獻祭。將這樣的圖形秩序織入時尚經緯、品牌標識，無異於在信息爆炸的混沌世界裏，植入一枚枚微型「格式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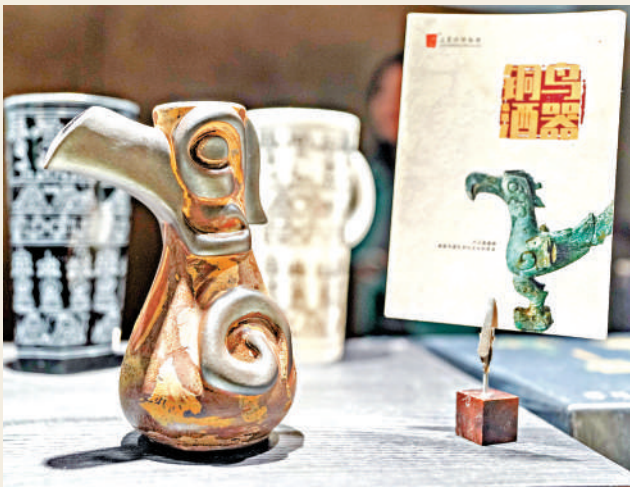
雲 德

人們消費、使用它們，潛意識裏便是渴求一種視覺乃至心靈上的整合，是對審美混亂的某種嘗試性救贖。儘管葉芝曾無限慨嘆：「萬物崩散，中心難再維繫」，但這些穿越時空的圖形，或以其極富彈性和生命力的韻律，為我們找到一個審美化的替代且可辨識的「維繫」中心。

然而，最具深意的慰藉，或許更在於這「撞個滿懷」所蘊含的文明韌性的佐證。因為時尚標識轉瞬即逝，流行季風朝暮更替，但承載文明基因的古老圖形卻歷經千載劫波而不朽。它們見識過青銅在坩堝中沸騰，目睹過絲路駝鈴搖碎星霜，經歷過王朝的更迭與戰火的離亂。當漢代墓室中那套旨在穿越生死界限、駛向永恆仙鄉的車馬儀仗，從容駛入另一個完全陌生的邏輯軌道——成為現代資本與物流效率的象徵；當古時「置郵傳命」那份關乎家國血脈、文書生命的沉重託付，輕盈轉身為一枚關乎信用與財富流通的現代符號——這份舉重若輕的適應與轉化本身，便昭示着文明基因的強悍與韌性。它啟示人們，重要的並非古代馬車或現代二維碼的具體形態，而是其背後那份「連接」、「抵達」與「傳遞」的永恆渴望。我們在現代性迷宮中偶爾感受到的迷失與無根，在此刻會被一道來自時間上游的光照亮：原來我們所屬的文化血脈，擁有如此驚人的穿越周期、化身千萬

的生命力。這跨時空的相遇，就是一封無字卻振聾發聵的「來自時間的密信」，警示後人何為短暫，何為永恆？何為流變的表象，何為不滅的精魂！

事實上，諸如古物圖形悄然繡上當代衣襟，漢墓車馬駛入商業洪流，古代信使的足跡疊印於金融網絡，這場看似不經意的「撞個滿懷」，實則是文明在時間維度上一次深情療救與自愈。它既把亙古記憶化作當下星辰，以古老秩序撫平現代皺褶，更以其不朽的旅程，贈與漂泊的現代靈魂一份關於延續的篤定。我們終將明白，真正的時尚，或在於讓每個微小的此刻，都能與所有過往和未來，在針腳細密處悄然相逢。那儲蓄卡圖標上躍動的，何嘗不是「驛使」不朽的承諾？那郵政Logo中上下四條飄動的旗幟，何嘗不是物流暢達的象徵？而那飛馳的物流標識裏，或許也蕩漾着漢代車馬，意在駛向不朽的隆隆回聲。



▲在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博物館內的文創商店拍攝的文創產品銅鳥酒器。 新華社

## 金融街八號

柳絮紛飛  
小 冰

「一八四二年香港的一毫錢能買什麼？」答案是可買一百份早餐；「一九一四年的一毫錢能買什麼？」一份早餐；「一九七〇年代呢？」買不到早餐了，只能寄一封本地信件。

中環金融街八號，「香港金融管理局」所在地，它一一道來香港的金融傳奇。「香港中國研究生會」為會員們預約了參觀，乘電梯直達五十五樓，在這個國際金融腹地，一探經歷風雨、百煉成鋼的世界品牌——香港金融貨幣。

開埠初期，香港並沒有自己的貨幣體系，身為一個對外港口，各國商旅到來，可用的貨幣是多種多樣的，包括中國銅錢、西班牙銀洋、墨西哥鷹洋、印度盧比、其他國家銀元。展品中，香港歷年的錢幣應有盡有又不盡相同，好比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五元硬幣，呈多棱角的邊，和現在的簡直不同。不論是紙鈔還是硬幣，港幣不斷改進，發展至今，據說防偽功能相當好。

史上的幾次金融危機，次次讓人驚心動魄。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大股災，恒生指數從一七七五點跌至一五〇；一九八三年九月香港前途談判陷入僵局，一年多的時間，港元貶值，從一美元兌換六港元，貶至一美元兌換九點六港元；港幣與美元掛鉤是一九八三年的事，當時匯率定為一美元兌七點八港元，這也是目前的基本匯率。

危機關頭影片悲壯極了，人們排着長長的隊伍到銀行兌換現金，痛不欲生的場面，好像天要塌下來了。一九八七年香港撤銷銀行貸款利率上限，利率可自由調節後，港元穩定了，繼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成立。

忘不了一九八七年十月受美股的拖累，恒生指數急跌，交易所停市四天，復市日還下挫百分之三十三；忘不了一九九八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成為亞洲唯一沒有被索羅斯等國際金融大鱷打垮的地區，而且，政府在打擊國際炒家時買下的股票，期後成立了盈富基金，還富於民；還有二〇〇八年的華爾街金融海嘯，香港雷打不動。

聯繫匯率制度值得一提，香港經濟受外部因素影響大，聯繫匯率制度穩定港元，歷經多次金融危機的洗禮之後，證明行之有效，穩健可靠。

香港目前流通的港幣有紙鈔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硬幣有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二元、五元、十元。當中的十元紙幣和所有硬幣由特區政府發行，其他紙幣由香港金管局授權的三家商業銀行發行。

紐約交易所、倫敦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世界三大證券交易所分別雄踞美洲、歐洲、亞洲。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是人民幣離岸業務樞紐，今年在股市融資和國際資產管理方面，也幹得漂亮。香港金管局為香港管家，是香港的錢袋子。

君子玉言  
小 杏

本該是母親的米壽之年，但聖誕節即將來臨，我們卻再無可祝賀生日之人。母親在十一月九日永遠離開了我們，聖誕節這一天，對於我們再無什麼特別的意味。

母親生在江南一個大戶人家。外公是古鎮上的紳士，身兼鎮長與學堂堂長，儒雅斯文。外婆也識文斷字，幹練堅強。那時，靠着智慧和勤勉，家族在城裏有店舖，南貨店、綢緞店、醬園……在鄉下有田產竹園，每年春筍冬筍成筐成籃。這份優渥安穩，在母親三歲那年戛然而止——外公英年早逝，留下外婆拉扯着六歲的舅舅和她。兩年後，舅舅也因病夭折，外婆帶着母親孤兒寡母，與大叔公兩家共同侍奉太外婆，支撐家業。「土改」時，大叔公莫名失蹤，外婆被拉去批鬥，太奶奶頓時無依無靠。那時母親才十二歲，自己做主把奶奶接到身邊，跟老太太說：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母親白天上學，晚上織毛衣換錢，後來又去幼稚園當代課老師，用一雙稚嫩的手，扛起了養活三代人的重擔。

母親嫁給父親後，隨軍去了北方。夫妻倆的兩份工資，要撫養孩子，還要給遠在南方的奶奶外婆寄生活費，養活九口人。日子清苦，但我們從來沒有挨凍受餓。北方天冷，心靈手巧的母親織毛衣、做棉衣，總是給我們穿戴得乾淨整潔。家裏再拮据，我們用的是檀香皂，雪花膏，洗臉毛巾、擦腳巾每人一條，從不湊合。過年時，母親一定要給我們每個人都有新衣服穿，買來花布，自己剪裁，到別人家借用縫紉機做好。記得有

一年臨近春節，我的新衣服還沒有落實。母親帶我去商店選花布，但櫃檯上擺着的花布我不太喜歡。母親一次次去看，始終沒有新花樣的布料。母親為了不讓我失望，最終還是趕在年三十前把那個花布買回來，連夜縫好，終於大年初一我也有了新衣服。至今我記得是一種淡粉色花的布料，穿在身上也不錯。

父親則愛給我們買書買糖果，上海的大白兔奶糖、巧克力，我們都早早享用過。家裏幾百冊的小人書，父親藏書中的「禁書」，像《萊蒙托夫詩選》《德伯家的苔絲》《紅與黑》……陪伴我們度過了漫漫寒夜。

改革開放後，家裏一口氣訂了好些雜誌，《兒童文學》《人民文學》《十月》《收穫》……堆滿了我們的年少時光。我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在《中學生》上，八塊錢稿費的匯款單是母親從郵局拿回來的。也是在那些年，母親憑着早年的底子，拿下了註冊會計師資格證。我們姐妹也相繼考上了大學。

那該是全家最好的「黃金時期」。大環境好了，父母身體尚健，我們學業有成。我上大學那年，母親請工會幹事到家拍了全家福。照片上每個人都笑容舒展，母親笑得最開心。

退休後的母親，依然忙忙碌碌。她返聘到銀行任職，外孫外孫女出生，她又東奔西跑幫着照料。父親卧病那些年，她一人給父親餵飯、擦身，從不跟我們抱怨。妹妹出國那年，小外甥女才八歲，七十歲的母親二話不說，把小不點接到身邊。六年時光，早晨五點起來做早點，騎着三輪車送到學校……風雨無阻。直到孩子出國定居，母親陪着過去，千叮嚀萬囑

咐，依依不捨。

母親開明，喜歡新事物。那些年，我們給母親報旅行團、假期帶着母親到處走，重慶、九寨溝、廈門、青島、桂林……七十八歲到八十八歲十年間，兩次香港、四次新加坡小住，美國兩次、日本一次遊玩。這成了我們回憶母親時最大的安慰。

母親聰慧善良，就算到了病危的時候，腦子依舊清明，心算口算的速度一點兒不差。昏迷中醒轉，第一句話就是叮囑我們「不用都守着我，去休息吧」，問保姆：「吃飯了嗎？」她這一輩子，心裏裝的永遠是別人。病痛纏身時，她總過意不去，怕耽誤我們工作，怕拖累我們，我們幫她換尿墊也總是很歉疚。保姆告訴我母親在夢中叫我的小名，我才知道母親心裏有多麼盼望我……

母親的這一生，充滿坎坷，充滿尊嚴。母親說：「媽媽沒有什麼財產留給你們，媽媽留下的，只有良好的品德，自強自立的精神，希望你們傳承下去。」

媽媽永遠留在了二〇二五年，留在了那些溫暖的回憶裏。我多希望，時針能就此停住，歲月能不再往前走，讓媽媽永遠陪在我們身旁，讓我再聽聽她的聲音，聽她叫我的小名，再牽牽她溫熱的手。



▲香港塔門一景。

## 皮影(下)

閒話煙雨  
白頭翁

我一直以為皮影的道具是細薄薄片，硬紙片，沒想到竟然是牛皮所做。皮影，顧名思義，是皮子照出的影。是用上好牛皮為原料，也是千挑萬選，要上等半透明的黃牛皮，一般長三十多厘米，個別的大皮影要四米多高，那就需要多張牛皮拼接起來。皮影的加工是在完成一件高端複雜技術含量極高的工藝品，從製皮加工，經歷打磨、雕刻、鑿鏤、敷彩等三十二道工序。精選細挑，精雕細

刻，精心設計，精心布局，精心上彩，精心裝配。就像金石雕刻一樣，皮影雕刻也講究陰陽刻法，刻陰留陽，刻陽留陰，陰陽融合；敷彩亦講究四分明：黑白分明，濃淡分明，紅綠分明，透光分明。那真是：「一張牛皮居然喜怒哀樂，半邊人臉收盡忠奸賢惡。」

唱腔，道具，樂隊班子，要看皮影劇團的規模，我是在西安看的，唱腔基本上是秦腔，劇目基本上是老秦腔的本子，群眾也喜聞樂見，我看的那台皮影叫《劉備招親》，打板就唱，高亢、激昂、脆爽、清亮，樂器主要有板胡，其他樂器有二胡、二弦、三弦、大小鼓、

牙板嗩吶，熱鬧紅火，高調、喜慶。後台忙得熱汗騰騰，雙手像着了神似的，挑動着皮影人物又跑又跳，又磕頭又擁抱，又是拜堂行大禮，又是攜手入洞房。真是好，唱得也好，傢伙打的，吹的，拉的，鑼鼓喧天，管弦動地；唱的演員也都像《活着》中的葛優扮的福貴，挺直身子，敞開嗓門唱起來。前台觀眾一陣陣叫好，真喜慶！皮影戲有魔力，有魅力。

皮影也分文戲、武戲，文戲講究起卧坐立，俯仰期盼，捋鬚撩袍；武戲講究打鬥殺伐，騰雲駕霧，十八般兵器，三百個回合；無不出神入化，妙趣橫生。皮影神妙還在燈光照射在紗幕上，

包公黑面鐵黑，長鬚飄飄，額頭上的白月牙都清晰可見。兩軍相戰，金戈鐵馬，同樣殺得人仰馬翻。皮影高手能把水袖、晃翎、背靴、騙馬，射箭，舞劍，表演得淋漓盡致，栩栩如生。有詩云「三尺深絹作戲台，全憑十指逞詼諧，有時明月燈窗下，一笑還從掌握來。」

皮影何時從人們的生活中漸行漸遠了？老北京大柵欄中，皮影戲也曾唱紅過，一條街從東走到西，演皮影的夜劇場至少有七八家，有的皮影劇場白天也開，像演電影，遮黑了窗子點上燈就演，演得也是叫好聲直傳到大街上。可能是時代變了，人們的藝術需求變了，

尤其是徽班進京以後，還說大柵欄，從前門大街西拐進口一連八座戲園子，都唱的是京劇，都是名角名旦掛牌演，四大鬚生，四大名旦都有專場夜場，名戲班子都有固定的戲園子，漸漸的，皮影就消失了，又加上有電影登場，更讓皮影相形見绌。我們這茬人，小時候已經看不上皮影戲了，主打看小人書，看拉洋片，聽無線電，看舞台節目，看跳舞唱歌扭秧歌，看話劇看表演。又過幾年，追求的是看電影，現在看整個北京城，真正看過皮影，熱愛過皮影的人已然寥若晨星了，相傳二千多年的中國傳統藝術皮影真要走向博物館了嗎？